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三十三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吳曾田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

重修萬壽慈禪寺募序

山陰等慈寺創于石晉天福間賜名天長至宋真宗朝
改建其寺于相墅之西遂更天長為萬壽等慈聞于廷
而賜今額焉其後熙寧淳熙代有興廢逮元季天厯寺

亡于苗慈室不修者有年明洪武初始得藉檀衛之工竭
勸緣之力而重還舊觀今又漂搖矣吾聞釋氏兼愛自王
公貴卿下逮輿阜無不煦嫗然合萬若一謂之等慈今山
陰縣西凡百餘里間所云天樂相墅者其受慈悲之汎護
非一日也佛等其愛而我平其施合萬若一以此報佛其
可乎況宋明以來其為勸緣正等也衆曰善遂書之為序

王草堂詩序

春秋士相見必稱古詩為贈答而其後浸衰然猶有中

郎之因訪友而詠招隱殷東陽送甥而誦曹顏遠之為
詩者今則非已詩不贈爵里未通輒投以一卷古今長
短毋論木李瓊玖軒輊有等而第從輕車出教必有填
車篋而來歸者故予于近詩概不暇讀而獨于草堂有
降心焉則豈予之有私于草堂也哉夫草堂固修處士
之行而擅大夫之才者也天下尚結納久矣雲間日下
未嘗相見而縞紵往來凡知草堂與不知草堂者皆欲
得草堂為賦詠故草堂家居足不出闔而側身四望其

為贈英瑤而報錯刀者以詩言之不當零露之為歌草
蟲之以誦也予嘗浪游人間嘆今世無諸侯王虛已下
士得追古稷下碣石故事而草堂以品穴之子致賢王
忘分每以詩文相傾倒橫槩之餘從容倡和夫淮南八
公至今不得其姓氏而梁園賓客鄒陽以傳臨川門下
明遠特著人苟自立則青雲在前當有相附益顯者夫
草堂豈僅為河間誦詩者耶

田子相詩序

往餞胡東崑之汾陽料其贈行詩得田子相七律驚為
嘉隆間詩人既從予邑王子文叔見予相所刻方幅則
居然唐詩也惜予見予相時少不能盡識其生平所作
為之甲乙今予相自輯其詩次第編摘將以示于人而
畀予以序夫詩之為思也窮神幼渺期于中度故流連
咏嘆而未嘗無止則焉存乎其間特夫矜情太多則超
詣反少蓋詩有氣調氣揚則調振自非葭灰相發元氣
具舉其能調音聲而播律呂鮮矣夫子相之詩之臻乎

嘉隆而未進乎唐則以矜卓之未忘也然而遂有進也則以意氣之能開興情之日上也故少陵為詩衰于晚節其興減矣予避人有年而文詞不得揚氣未充矣向在姜京兆許見予相尊人驃騎君抵掌俠烈能縱譚天下時事比之陳同父之見幼安意思勃發致京兆以持重緘嘿之資互相激越暨予見予相于蠡城之龍山飛揚跋扈四坐為訕其在今驃騎戈船南下衝斥于甌餘姑蔑之間橫梁慷慨賦詩而却敵其意氣之有效如是

則夫子相以終軍之年抱請纓之志而又加之以雄悍
博達慷慨激越之意氣豈獨示人以詩句而已

朱斯珮五律遺稿序

予詣斯珮斯珮出五字律一百餘首示予時盛暑設床
坐林下索予點定其詩逮晡而別別數日而斯珮死今
斯珮所著書無一存者而獨是詩以予所點定特為編
摘乃得存則是斯珮所著皆可以傳而惜予之不盡為
點定之也斯珮初不喜為詩其為詩也近歲耳而與予

論詩則在今歲一二月間予漫游多年逮歸而親朋在者已無幾矣其為詩與文或十年或二十年向之所為同唱和共吟嘆者今或存或亡皆不可考而數月之內其為存亡之痛生死之感亦復如是又況乎四海之大友朋之衆之遙遙而莫可指記者哉予痛斯珮死而蹉跎車過無輓無誄無虞殯無哀詞無銘狀誌述而獨斯一編為二人手跡開卷而親媿媿焉悲夫嘗謂天下無全文近之為古文者皆非吾所為古文者也惟詩則欲

各取其所長合為一集往欲得樂府如大敬擬梁陳以後詩如吳漢槎七字詩如梅村七律如葑園禹峯南士五字長律如杜陵生者以為善本而皆未有定斯珮詩倘幸而終存是亦五言之選也至于斯珮之篤行則予方效之非敢以斯序為傳述也輯其詩者何自銘也

俾炎

曰西河與施愚山先生謀選近詩約得十餘人終不果選見序四愚山詩序及題辭阮亭詩序中

蔡子珮詩序

夫為詩與為帖括同一無用然而寧為詩者豈非以詩

本于志內之可以見性情外之亦可以覘問學哉第今之為詩大率單心帖括而賈其餘才比辭摘句其于詩固未知精神之依憑而典墳之有效也蔡子子珮具絕人之姿不恃攻苦輒能為文章詞賦歌詠論議即下及書數繪畫博塞游娛之細無不意志所至手目畢達而特其所為詩則若有冥心求通博觀取勝不甘以才分自限者夫審時候氣初亦何與于宮懸而穿域蹋鞠超乘投距其于橫行轉戰之事相去甚遠然而吹銅布瑱

輕齋絕幕樂人每藉之正律而當時行軍制陳反有借
斯戲為訓練者此無他理有相因則先事所從起也故
種樹非製衣而衣由之成啣龜非築城而城于以備必
謂調情者為虛器而旁蒐者非雅材豈通人之論哉夫
詩畏言性懼其誕罔詩忌使事惡其拘牽而有如得之
中而資之外在心為志而發言為詞于珮多才吾卜其
思之成學之固矣子珮舊為詩頗學茂秦而近詩有進
或曰茂秦詩有性情然亦寡學或曰性情吾所自有若

夫學則老子不云乎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亦惟不好學耳人苟好學則亦安往而不為資焉

胡氏東岡瑣言序

昔漢藝文志載雜說家為書千餘今竝無一存即世所傳齊諧洞冥搜神博物西京越絕諸記悉後之人襲其名而偽為之故記中所載竝與史傳所徵及他書記註所引據者了不相合是何雜說之難傳也然而唐宋元

明以來人有外集集有別記篇帙之多至比之山毛海
濔而厭不欲觀則又何與胡光祿著書東岡有東岡瑣
言自六經九家以迄之街談巷議書凡幾卷卷凡幾部
乾象五行書詩禮樂竺乾柱下神蛇鬼豕一一臚列不
啻匱石之探而冢土之汲紛紛乎雜說之弘覽矣世每
稱雜說家不可為其說有二一則惡妨于大文而養其
力也一則恐殫于大事而不可為要也夫文之大小固
無論已若夫雜說家好辨舊文其載藉字句考論得失

所繫猶淺惟是摺撫遺軼往往取人間所傳而顛倒之
指記混殽是非莫辨夫予宵小以平反借名覈實此固
不害為廣大而有時以端人正士纖微無賴者或間摘
數事為之點染嘗讀宋人小記至范公文正暨歐陽文
忠諸隱軼事未嘗不惜夫野稗之漫傳而立說之當慎
也今瑣言所及但有通記竝無偏駁其間必取真而見
必貴確他日者史館有人當必求是書以備搜採豈曰
補衲是資而已乎初予避兵時曾記明季遺事凡四卷

以示沈七七善其為文而疑于其事既而示大敬大敬
曰矢人有叅訂而成一矢訂之不詳雖挽彊其可追耶
予乃悟其義而焚其書瑣言無是耳

采山堂詩二集序

予與康臣為詩時同之者為伯調木弟桐音奕喜四人
木弟早世無集而茲四人者各有刻集行人間其集以
堂名伯調名歲星桐音名芳樹齋奕喜名東書而采山
則康臣所居堂也特康臣刻采山詩時值予以籍捕夜

走吳下無暇為較讎而康臣屢屬予序亦不能應暨康
臣赴都遇諸淮而後讀其詩而相對泪垂今集中絕句
有云濕盡征衫者蓋指是也乃康臣第進士對策以稱
旨擢高等白事閣下入筦中秘書其為詩滌然自喜却
脂藥檢括不及嘗寄予書云吾方與同舍郎汪君同為
詩吾憚其伉烈力追之吾將以此易天下而不知者必
謂予兩人為宋人揚波效滄浪宛陵清江所為何哉其
後招予于白門盡出其十年來所為詩屬予點定私喜

五古雄博雖峭巖不類具茨七古有開闔縱一意倜儻
汎軌軼步猶不足涉都官長史之藩而近體蕭疎非歐
黃比也此猶居明堂者厭需見之數而雜啓左右移易
向背雖西盪東澹合宮重屋逐步為轉變而要之不離
乎殿陛之間此猶先施悅衣毛嬙滌黛而意密體疏神
光離合無所或二葢絢爛之極則平澹生焉而惜乎康
臣死而其說不早見于世也今康臣遺集其同舍郎汪
君為之較讎而以不忘舊仍名采山且屬予為叙夫詩

實難傳康臣幸與同舍偶汪沈之名已行人間而伯調
亡後其歲星二集世多瑕瑜芳樹之後人負不能鬻紙
染板而東書少年戍死塞外其毀其所為惟恐不盡獨
予以一身當五人共逝之後復取采山詩而為之序之
即欲相對泪垂如在淮時亦豈可得乎

俞石眉詩序

詩為六經之一而謂窮經者不言詩是何淺之乎為詩
哉弟窮經實難孩提入塾長而游于師廣稽博習尚不

足窺其藩牆而牀明詠露露未晞而詩已成此非詩之
易益必窮經有年而後能天歌于一日故夫風人者學
士之為也胡子東崑亟稱石眉為仲高小阮工為詩文
去年遇會城觀其舉義嘆八家傳文不廢試論技良者
無棄藝也既而讀其詩風旨警上梗概多氣雖縱橫睥
睨倚天拔地然要歸于大雅東崑非欺予者特石眉年
富方窮經術究其所蓄已足摭人頤而折人角乃降為
韻語名動衣冠人遂有疑詩句之不韋學者夫儒術誠

行即天下之大尚無竅紫況言詞詠嘆牒于問學能殖
田而圃可鉏能削札而絢可組也人有操瑟而不為執
者世共謂其不能執及改絃布革按度中律試為之而
竟以執名夫執且能名況乎其瑟也哉

懷許堂續集序

懷許堂續集詩者蔡子聞似祖之所為名也子聞之祖
青蓮君曾為詩名懷許堂集以東晉許掾嘗寓茲土因
以懷之夫許掾無文往為孫楚所見譏而史尚隱逸不

傳玄度此亦何足繫人懷而以顏其詩倘亦蕭條是好

之意與

許掾詩蕭條北幹園

乃子聞痛祖德之云亡思覲前烈復

以懷許名而謂之續夫孫無續祖集者續之自子聞始
然而其志可念矣昔陸機以揚祖駿德姚珽以紹祖訓
義為世所稱子聞有其志無論其詩之妍蚩足繫紹述
而第使芟落華撫獨存高致若許掾者當亦不負中領
軍後況乎甫之詩之有似于審言者與子聞為制舉擅
聲于時將特見所著為用世計玄度之續非其本懷予

獨惜作述之難自漢史藝文暨唐世書庫所載名目今罕有傳者予聞曾大父為司刑時曾改撰冊府元龜諸書僉胥史抄錄凡若干卷而大父所著不止懷許嘗讀其誌狀尚有左氏舊周禮鈔百子鼓語尚書射覆四書摹空翠樓稿聊爾集三一言石室壽龜階啗甘麗而三解醒嗑言忘身董無無說蠟衣偶占清影軒雜俎凡十六名今兵燹之餘猶能有存焉否也而謂予聞之可無以續之也

王紫凝幹山集序

予隨羣公作舉文社高會于洛思山之耆閣時搖筆者
不下一二百人予為甲其三一選郎朱君一滎陽丞章
君一紫凝也乃朱君為選郎歷文選考功稽勲諸司掌
選者屢矣而貧不能飾益履丞被謫幾死紫凝三十年
衣麻不得卸去然則舉文之無闕于富與貴也雖然亦
惟舉文為能致富貴之具故富貴反得而誅之浸假文
之得無繫貴顯文之不得亦無與淪落則雖慶封宣孟

日臨吾前其得而操吾文事之善敗哉乃由今思昔其所為一二百人者或隱或顯而要之能為詩為古文者又不逮三四人紫凝以為吾既無所見于世則必有所挾以自見芍藥之花不生于禁省之中訐水之外則退而藏之別出其材以合之于蘭桂調之于羶薌于以成五味而和五臟橫江之鱣鯨不能薦寢廟具饗禮則枯腊無庸所當逞其餘技以鱗飾刀以目飾珥以鬢鬣脬膜飾韎韐旂弁車中矢服之用蓋挾持固有在也第紫

疑為詩傑，慕自得，每不潔潔于規撫，而情深致長，抽隲即合，故隨其所寓，各以名篇。若所稱螺峰、與浮峰、與今之幹山集而三也。夫遍紀所游，而仍不離乎桑梓如是。聞之章丞，好為詩，自筮仕山左，繼謫中州，而近且從征乎荆門、夏口之間，其為集當不止是也。然而其幽愁憂思有過人者，然則文人之窮達又安可定哉。

吳應辰詩序

應辰工舉義，舊習舉義者戒勿為詩，而為詩者謂為舉

義家必不工應辰同時工舉義者若張遠陳至言輩已
能擅長律比考功盈川而應辰驟為之爭相馳驅故自
應辰詩出而習舉義者不得妄戒為詩即窮年為詩自
誇有得者不得傲舉義以所不能才人之絕技也昔人
稱詩有難至如轆轤交往未易駢婉而元稹作工部誌
謂工部獨絕一時在排比聲韻屬對律切蓋三唐取士
悉用排體而散詩自鮑謝後漸趨于偶故能律即能詩
而能長律則然後能律然而宿儒老師窮年矻矻而不

必能者而一旦能之如顏光祿忽聽張鏡與客語如魯
肅就呂子明談議如石季倫作豆糜啖人吁喻猝辦如
孟達聞司馬公兵至城下不意千二百里八日而到才
之大者無所不通應辰可驗也如謂工舉義之不必即
工詩也世固有已通籍而未能詩者夫通籍者則必其
工舉義也夫通籍而何必工舉義也哉

王鴻賓客中雜咏序

今之為詩者大率兵興之後掣去制舉無所挾搥而後

乃寄之于詩惟鴻資不然少為詩數百自書之而與之
雕工人之讀其詩兼摩其書以為兩絕予入塾時猶珍
之暨鴻資漫游四方值天下初亂中州羣盜大起鴻資
獨杖劍挾策思一得當以展所學而卒不可得歸而梓
其詩則皆壯游時發憤拂鬱不得已而仍寄之咏嘆以
圖一快者也今老矣凡所為詩則皆以奔走衣食寄諸
侯幕下為他人搖筆草檄馳箋驛奏勞心敝力之餘暫
一偃息而意氣感發亦復為之故為之不多即多亦散

去不收拾乃亦錄其賸者于篇蓋曩時所為書記者有位而無事士君子未至通顯則先就辟召而後乃呈身庶僚故陳琳鮑照崔融高適皆以記室起家而實則文章箋奏未嘗責乎其人也今則位與事午凡幕下詞章一以相委顧追隨屬車無所聞于外不惟無位兼無名焉乃鴻資凡三為詩一揣摹帖括而旁及之一挾策求有用而藉以興懷至于今則皆食苹傾醕之歲月也然而其為詩一若剡心鉢神窮幽達眇而為之沈雄老健

不遺餘力畫家無所得即使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經營
殫于一丘一壑望之而盡而假使輞川龍眠適意磅
礴雖偶然下筆疾若風雨而指未到而氣已舉房皇流
濫皆可觀也鴻資詩不猶是乎若予之三讀其詩而三
好之是雖讀之時之或有異乎然亦何嘗無同嗜焉

募裝韋馱金身序

祇洹無金湯之險兵革之衛所藉以維護者韋馱也無
論韋馱所始以七世童真用堅固毅力作佛干城而即

其岸然強立歷劫不去是亦弱門之錚錚者與天寧寺
韋馱未裝金身既已戴胄摩杵雄峙殿堂而髹漆不施
追琢未竟雖使黃金布地一往照曜而丈八之間黯然
無色縱曰像教猶勿像焉顧裝金寶難雖一身有限而
所費不訾計追師鏤綴填灰幔布約有千工佛以韋馱
為垣墉而韋馱以檀越為篋笥故韋馱稱護法檀越亦
稱護法第韋馱護法遠在三洲而檀越以一身而不為
之保護非護也况韋馱幻形何所事飾彼以像飾教夫

亦飾生人之瞻視者耶募者索予序為施捨勸因序之
若夫以一人助一身與以千百人助一身其大少寡多
原無限量亦視其一身之能助者助之而已

募裝北嶺王天君減像序

北嶺崇真道院為吾邑福地之一以其地在北故祠主
武協方神也乃祠玄武者必先火德取水火相濟之義
而火德最神道家稱之為靈官或曰道書曰靈官本王
氏名善即王天君者能驅邪燭奸開冤析罔其以善治

不善而不枉于善乃以名善于是世之發憤怒抑無所
告訴者得借其神為証明故時俗訟神者多于訟官而
其如神之瘁于奔命何也向使神為生身金鐵不壞猶
且遲久賢勞思用歇息況以香塵和泥屑為之外加綵
繪雖披甲胄土梗而已住院道某憫神之碌碌將以減
像代增灰礮漆剝務使嚴重勿輕令舁輿得離其位此
亦敬神去慢之微意與人有訟官而反褻官者官必加
怒而假使尊其等威張其容色就訟堂而申辯質此亦

聽訟之欣然者也靈官果靈福必有在吾願世之重其
神以集其福而遂為是言

西河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

十

徐西崖詩集序

天下之為詩者衆矣苟任擲管無不挾一編以吟以諷而
究之蘄然見姓氏于人千百之中不過一二然且此一二者
與世相見未必如甘蠅飛衛抵矢于道中而不之下也予知

西崖有年矣前此過西崖見其詩未見其全也今則得見其全詩自擲管以來以逮今日合古今諸體錄其可與世相見者為一集為二集夫西崖年不過三十而其以詩為當世指名則近在十年之間然而其十年以前之所為詩即已峩峩從從其見于是集者比類以觀一如唐之有韋劉明之有邊徐也則夫西崖之名其在十年間者豈有過哉人有慕毛嬙先施之貌者向習見者而詢其人而習見者妄以為毛嬙先施則必以其名焉耳人不見其貌而已得其名名不在貌

也夫安見毛嫱先施之貌之必于是也于是飾東家以
出獲唇壘頰而使毛嫱先施者反蓬首垢項控壁竊視
然而人之見之且爭舍東家而向西壁何則名固不可
假也方西崖少時席先世門閥遭時中落艱苦倍嘗暨
長而衰衣須捷落托于江湖之間以彼其時曷嘗有勢
位以結時榮有祿米以望人腹謂可邀譽問而致名高
哉然而一鄉稱之一國稱之迄于今其在東西之廣南
北之運讀其詩見其志而悲其遇之于以窮也夫材藝

能神各不相下即以飛衛之技一出而可以自殊于世
然猶二年三年卧牽挺之下目承織鉉迨至懸釐貫虱
操弧以起而後飛蟲蟄而冥鴻下也西崖負英異之姿
挾三寸管即能與當世賢豪度長絜大況過此以往未
之或限則試以其技而射于中途豈無挾棘刺之端扞
之不得而却而走之者矣

賁黃理承閒堂集序

陽羨陳其年每推如臯賁黃理為詩中之豪予因介其

年一見黃理于慈仁寺中時雜坐之頃得讀其望摩訶
山詩以為善也既而宗臣輔國將軍則又介其年與予
邀黃理一見而黃理方以赴太原之招踉蹌謝去爾時
送黃理因得與其年共讀黃理所為詩又以為善今則
黃理從太原還出其游太原所作予善之一如前此與
其年讀其詩而其年已死夫即期年之間而居者游者
生者死者來而往往而來者其為不可恃如是也夫詩
之在人譬之烟雲之在眼一時短長工拙互相爭上而

不肯少息者而待之數十年後其為不可恃者亦復何
限黃理游未竟其為詩亦未竟吾烏知他日為詩不更
有加于今日而就今所見予見凡數頃而其所為善則
一也然則黃理之為詩其在數十年後亦一如今茲之
所見者而已矣黃理詩未刻甚富其所刻承聞堂則正
予所見者尚有詞若干首附卷末

介和堂詩鈔序

少與待庵誦賈長沙疏三過能記及旬日而予忘之而

待庵不忘人嘗以此定優劣焉暨予罹兵革稍為詩歌而待庵著權書十篇示有用嘗戲為璿璣詩曰吾但為一詩而千百詩具是焉詩何用斤斤為哉顧人有言曰居眎篇裘出眎簿書待庵自升賢以洎通籍中間閒暇日多然究不為詩即為詩窮極工麗擅庾鮑之勝然猶且棄去不存及試仕海上而後于蟠錯之暇而偶一為之若所稱介和堂者則官舍名也吾聞未仕則所志在仕既仕則所志在學待庵之未仕而不為詩其志在仕

即既仕而反為詩其志當在學而獨是詩之為道務其大者不遺其細者夫大既當務而細復不遺不幾兩貿然嘗觀絲人製錦唯經緯既立而後八細五組可以隨在而罄其所施詩亦唯不觀其大耳苟觀其大則意閑手敏雖纂績而不傷于靡凋刻而不漓于巧今夫為政猶製錦也吾嘗過海上觀待庵吏治優游鎮靜得字人之大而基宇澄邃嘗有過於南金之為礪荆玉之為潔者然且一絲一縷惟恐傷民杯水束薪不以累物其得

全吾大以復全吾細如此每見讀書譚道自誇有用及其出而悖之待庵能不負所學則雖所學者本不在詩而即以詩觀八體相宣五色俱備以擬其工抑亦眉山之遺書長沙之賸議也吾故選其詩而為之序之

王枚臣西臺雜吟序

初與枚臣同為詩每見而避之畏其湛深而枚臣亦中道棄去口不言詩者數十年暨枚臣成進士授西臺舍人始效謝監吟紅藥當階之詩於是畜所吟遲久成集

鄉先進嘗曰詩與文異雜文與舉文又異故為舉文者相戒勿為詩為雜文而昔之以詩與雜文傳者皆從舉文有得之後棄舉文不事獨事詩若文如昔信陽濟南暨近代陳黃門吳詹事輩皆是也第枚臣論詩又與濟南黃門輩多所不合嘗選列代詩自漢東西始下及魏晉六朝唐五代宋遼金元明凡二十代裒詩若干首合若干部矻矻歷寒暑晝夜取置摘搏數變易籤帙前一年夏曾持宋名家詩過予論較取滄浪宛陵眉山涪翁

諸集上下甲乙慨然謂有明諸君閱閱過峻第恢其一
門而凡三衢九術縱橫汗衍千蹄萬輻之不可紀極者
悉闕抑勿通是使隘也夫青黃殊色而齋掩于目筭笙
異音而同調于耳河水多廣流不廢支澤鄧林有奇材
不翳榛莽必欲執一元之筦以定中聲据二南之詩以
概篇什豈通人之事哉其論如此故其為詩不沾沾于
唐之開大明之弘正而時之為開大弘正者莫過焉其
思沈雄其氣博達其情辭高騫而意旨通雋雖不涉滄

浪宛陵之藩而較之嘉隆之際約繩束轍者稍有變通
予向謂枚臣能自致今第吟樂究推其所到必能進賦
休成述聖德之詩奏文始五行之曲以佐制氏豈虛諛
與獨念予與枚臣暨任君待庵韓君燕克同硯有年而
三君皆前後通籍策名于時然後各出所為詩為世指
名而予第為詩為雜文究之不得成一名而即其所為
詩與文者亦將浮沉滅沒而與歲俱盡此則鄉先進之
所為可戒者也

龐檢討家庭紀懷五律序

雪崖未嘗以五字律見長也嘗讀其五七字古詩蒼茫
豪軒如楹林之結根於秋原攢柯裊葉一往挾刺天之
勢人之遇之率興懷憤恨浩浩然披襟而前崔錯焉而
不能行然且調調刁刁各中音聲與世之徒歌徒哭者
異焉嚮使雪崖者當故國孝武之間與信陽北地相課
後先奇不逮空同即從容條易當亦不遽出康徐以下
此其間參互必有可觀而惜乎知之者之鮮也古云詩

言志又云在心為志發之為詩雪崖惟原本心志故言多根柢比之摧本之木入地千尋即拔地亦千尋所謂凡學貴有本固如是也乃雪崖於一本之地尤三致意焉往讀故史歎吾邑魏文靖公以敦倫著稱仁宗賜之以五倫之書今是書無存也嘗擬其書大畧輯古人人倫之事與夫詩與文之紀人倫者雪崖詩故多今先出其家庭紀懷諸五字律梓以問世此非故匿其所長也以為詩自有本本在是詩亦在是而吾即推之為人倫

之書其前乎此者則安仁叙家風康樂述祖德王融懷
叔陸景寄兄秦嘉贈婦左思鮑照贈妹陶泉明哭從姪
韋應物念弟杜甫憶諸弟與妹王景柳玘陶潛杜甫盧
仝韓愈或喻兒或訓子往往也吾得而並觀之矣

兩水亭餘稿序

定庵不屑以詩名自內廷應制掖門贈答而外感時賦
事皆是物也乃三十年不存一稿人以詩叩之即不應
至鄉游有年予始強其錄近所為詩屢見屢強乃又遲

之遲之至於今而始以兩水亭稿付之錄事然而餘矣
人有求道者于此視眇若博窺微知著初未嘗為朔蓬
燕角之用然而張弓挾矢雖甘蠅之射無以過之何則
本懋者餘自裕也故魏舒善射必至幕府狎習卒未有
知其能射而後一射而發無不中方定庵兩入諫闡其
忠言謹論每藉筆札又何嘗以文章之事為緒事哉惟
夫經國之言餘于詞翰是故永興五絕每有置詞翰而
不道者間嘗考定庵家乘自太僕公下光祿宗伯歷嬪

文譽凡其詩與書即片紙賸字爭為世人所寶惜而列代以後家無藏文定庵之遲久不錄夫亦有所受也夫夜光之珠篋笥莫掩雞斯之乘不示縱跡向疑謝榛題李北地為詩人而近代婁東學士反囑其弟子以詩人見稱是雖自視歔然然或偶見夫詩句之外若無庸以自見者定庵可見者多而即以詩論詩亦不少乃題之曰餘餘者餘也然而定庵曰吾即此已餘矣又多乎哉

家副使秦中詩序

賦詩以事復以地采薇不作士大夫多橫槊而吟倣王
粲從軍杜甫出塞諸作而錄詩者遂記之為本事之一
然流連興嘆各有其地向使烏蘭上郡地近五原即軍
容不臨羽檄未至當其感寄所及猶且相望咨嗟起為
憑吊而苟非其地則雖淮蔡澤潞日尋干戈顧賦詠不
與焉吾家菜園以金門之才司馬平涼夫平涼即古之
蕭關地也其地近邊塞曩時遑遑稱第一城者會
王師西征討涇原叛帥菜園本司馬駐師高平乃日捧

羽檄北抵賀蘭南踰闕隴然猶入撫降卒出督轉餉于
劍門棧閣之間慷慨馳驅一何壯也夫萊園文章未足
獻廟堂而光典冊而乃致身行間徒以摩盾銘銅之技
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則其感寄所及發為詩歌何足
恠乎今萊園以文事顯矣身為望郎

天子特簡之校文黔南甫竣事而即復有滇南學使之
命文章衡鑒震卓遠近乃于瀕行之際輯舊所為詩而
次第之悲涼磊落飢饉拔俗儻所稱予美出塞作傳讀

之能使壯情鬱發軍士感激非耶夫滇南亦用兵地也
昆彌萬里新受

王命而萊園以長卿賦才傳諭之餘加以教化則冉駝
楚竿更有詠歌為本事詩者泉明重宗誼吾將進而諷
長沙之章矣

張賓門游西山記序

記遊之習有三形摩險窄過于礫屑類稗官家一貪叙
故實雜以沿革類方輿家二自憇起居猥陋齷齪類簡

札記簿家三故白傳過洞庭無詩而韓愈登華山未嘗
為記非無故也京師以西山為名勝地四方來京師者
必以遊西山為愉快當車輪馬蹄搗撲塵埃中得山青
水碧耳目開滌誠亦甚善第前此無佳文一志名勝而
遊其地者不過噍詩數章便稱能事即偶有紀遊亦第
如前之所為簡札記簿者猥陋齷齪不可名狀予嘗出
東華杖馬箠西望輒恨不一至其地即至亦必不能有
文章相傳述塵襟臆繪自分隔絕讀賓門紀遊一向所

至朗豁輒引人入勝一至此也予與賓門遇申江之濱
詩文唱酬每嘆賓門以山川寥廓開拓襟宇故為詩為
文皆極遐曠能自闊畛囿與世之寄廡下隨車後有辨
宜其遇勝地而興情生矣顧賓門遊時曾上避

警蹕于途親承

聖天子訊問慰勞于千乘萬騎風發雷動之際踉蹌扶
服遷延引去夫相如揚雄未嘗見天子先讀其文而後
知其人賓門負作賦之才驟然見

天子

天子已見其人而未嘗知其為文夫猶是其人其文而見文
與見人之不同如此獨惜身為侍從不能周旋橐筆陳詞作
頌徘徊於射熊甘泉之間又不能隨時薦賢效直宿郎監使
聖天子顯然見相如揚雄之為人與文而徒以未遊西
山之故竊誦其記以當遊覽則其猥陋齷齪有甚于世
之為簡札與記簿者而又何文章之足云

資治文字序

自文字起而載籍興文字者載籍之先事也毋論典謨
誓誥詩史銘頌所籍不淺即文簿板冊札牘券契以逮
農估輿隸竺人丹師之流壇記注有不資文字者乎向
使古無文字則自今以前有若夢寐又何知孰為虞周
孰為漢唐孰為聖愚賢不肖以及天時人事古今運會
興喪得失之紛紜也者然則文字之資治所固然也第
古來字書不一而要其指歸大抵不越形聲兩端原造
字之始先聲後形傳字之後先形後聲故先儒謂形母

聲子聲母形子皆不必辨要之六書所稱象形諧聲略見之矣獨是古文今文既殊其形辭賦歌謠後異其韻在昔揚雄采篆籀諸文著為訓纂而東京許慎因之有說文之作暨梁顧野王增為玉篇輯偏傍所同悉以類聚而其後在唐有李陽冰者修正說文宋初徐鉉取陸詞切韻增入翻切至金章宗朝王氏與祕據說文玉篇二書集為篇海而從前省篇川篇類篇諸書俱為之廢此則字形相嬗之大較也至若字聲所著則自魏左較

令李登創為聲類齊中郎周顒作四聲韻略梁沈約因之于是有韻譜一卷其後隋開皇間陸法言與劉臻等同造切韻唐陳州司法孫愐略為訂正更立為唐韻之名逮宋祥符間增為廣韻景祐間復增為集韻至理宗朝有平水劉淵者始括二百六韻為一百七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則至今用之而從前韻英韻集禮部韻略諸書又為之廢則又字聲相嬗之大較也顧夫記形者必兼聲而記聲者亦必兼形故較玉篇者必增音切

較廣韻者復限畫段至金韓允中合為篇韻則兼形聲
二書而取說文之筆畫唐韻之五音韻會之七音荆璞
之三十六母彙成一編然而義行其中明初大校字學
復因襲金元之舊變易前文別為改併名曰洪武正韻
則形義未覈而韻學亦失至萬厯中宣城梅氏集成字
彙則又兼攝形聲統該義理世之所為金科玉律者莫
以過矣吾友徐氏仲山洞精字學其于三蒼爾雅諸書
自李程以下正變沿革源流瞭然且又博極墳典恣所

考核乃遍覽字書而惻焉憂之以為安有千百年以來
著書相嬗踵事不替而譌謬荒落如是者乎不特從前
篇韻偏而不全而即字彙之綜其成者猶且乖舛回午
千創百隲雖有增訂仍復繆盭間嘗與仲山論字仲山
每一字必戈波點畫縱橫曳戾豪釐具析而予則不問
古今任意增減嘗極訾正韻及吳江趙氏所著長箋之
說之陋以為楷書當具楷法不當泥古法曾作答王進
士辨字三書頗傳于世而與仲山談不自知其語之誦

也仲山于古文篆隸無不殫哲而不以篆隸指不以古
責今以為覈古字者所以見本輯今書者所以考變嘗
為繙其編部觀其發凡大約有正字正音正誼三端正
字者正所為字形者也夫爻支異用以義分形隴佳相
隨以形合母故牽放稍疎雖絲縷而得尋丈之判自夫
四體相循導源疏派則必先定其規畫而後以代而降
漸就沿變如允允之析必及允執而易文以明鉞鉞之
辨極之鉞臧而詩句始白至如正音則即前所為字聲

者蓋本音轉音通音借音原有區別世以借作轉以轉作正往往而是且譚談終合清青轉分其中正變各有所受況夫宮宮徵徵字隨聲造而律以韻母則宮角徵商反為亂音而是書則特嚴正借轉慎翻切其于見溪諸母則第因集韻徒作標識而不襲其說然而字從義生而由字求義則天地人物姓氏州縣草木鳥蟲日用事類各有至義苟一字數解則以正為尸以兼為從以通借為更端以辨駁為附著即至龠合數殊睨睨說異

亦必窮其參差而定其是否其于義之不苟如此至于
依韻分部部下分畫畫下分母前正後俗始古終今其
訂証之確引據之博始而經史子集既而九流百氏又
既而裨官小說搜輯窮荒貫穿山海洋洋乎天地間一
巨觀也嘗考其載事所由自幼時從其尊人大司馬公
受洪武正韻甫受即能指摘其紕繆其後觀說文而好
之既而有悟見人物體貌皆成字形至甲申後捐去舉
子業講姚江之學研練經術擬著理學經濟合一書

筮之得屯之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遂單心字學
明晦不輟凡幾易冰雪始脫稿合若干卷名之曰資治
文字蓋將以獻之

朝廷佐一代同文之治豈僅為載籍之先資已哉然予
又聞之仲山為是書雖本學力顧實有夙悟其太君俞
夫人以識字稍魯發願惜字句鬻一善識字兒自未歸
逮老見剩字必拾出入羸宮後習拾之久遇隙地字影
目過即省既拾澣而熅之囊其灰投之清流暨生仲山

歛其彌月贈餉之貲僅拾剝字仲山生甫歲餘即識字
時柱聯中蝕兩傍存波戾蹤跡太君抱仲山指訊應聲
而射即得其字稍長學書法輒能自為起止學篆亦然
其夙悟如此然則以李程之資擴沈顧之業古學倘行
吾必以是書為百川之歸矣

西河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

十

西湖三太守詩序

杭之為守者衆矣而獨白與蘇並傳豈非以兩人並能詩哉顧樂天在唐當元和長慶之間距宋東坡時已二百四十餘年其間沙陀邢洙易姓者六而後兩人始以傳一若肩

之比而踵之接者甚矣能詩之未易也予僦居西湖值在園
劉君以括倉良守借箸茲土西江聶晉人曾選在園詩而予
為校之嘗曰若在園者可以為西湖長矣既而蒼石魏君來
則予友也蒼石以石屋丹崖諸集屬予纂定而晉人適至遂
列其兩集于百家詩鈔之間且于去官後和東坡守杭時詩
以寄意會舊黃守蘇君小眉代蒼石予曰此真坡也當其命字
時則既已坡居之矣乃適守茲郡相傳小眉詩提筆千首雖
紙竭墨渴而筆尚未輟晉人居湖久將行還顧曰吾無已於

湖吾當為湖留佳話去因遶三君詩並列之名西湖三
太守詩夫自有杭來即有此湖亦即有此守即守之能
詩者亦未嘗間絕于世而相遇甚罕今一時而適逢其
盛彙後先三守于兩年之間而鼎君晉人即又能歷取
其詩而為之選之遂使曩時蘇白閱五百年僅一見者
而今且車連袂結于滄浪之濱此不可謂非千秋極勝
而予以僦居一老亦躬承其際而觀其賦詩何厚幸也

來予心聲序

來予心聲者來予哭母之所為作也夫來予之所哭不一矣有哭其猶子者有哭子者而總以哭母之哭哭之夫哭母而何以文曰此其所以為心聲者乎蓋哀感有七惟心無飾故或以義哀或以情哀或耳目聞見而哀或口嘆而哀而心之所至則百哀具焉是以烏啼七章過于九嘆而祭姪悼兒較有類于昌黎之為文顧況之為詩者誠哉靈臺之叫號矣少從倘湖先生游嘆先生以慇摯之性流為文章真所謂淳意發高文者而趨庭

嗣興復能以孝友天性形諸哀嘆而不必以文為文而其文如此聞之來予好老氏放情任達置身于逍遙之外凡一切感心觸性稍有眷戀急舉而聽之無何有之地以為緣神感動恐傷自然而獨于天倫迫切若將身殉焉而不之顧且夫檢心者吾得以達心解之泥情者吾可以釋情喻之乃以來予之放情任達置身蕭散而迫切所至究且軫結繚戾而至于如是夫如是則雖欲寬之以原氏之歌慰之以曾點之瑟又豈可得哉

龍眠風雅序

自昔邦賢國獻多得之雍豫燕齊諸境而吳楚以南傳者漸少顧其所為可見者即一言一行致足稱述又何嘗定以文章為是邦耆舊高賢傳哉故七國文儒東漢名士原無爵履官閥可資撰引然且澤不被于人詞不彰于世而其名其氏誦之赫然今則非文不足以傳人而史館文苑無能軒輊非其所自為文足以嬾後則雖言行之間原有可見而其人不傳然而今之吳楚猶

之昔之燕齊雍豫而高賢耆舊往往不逮致觀者有古
今升降之感此非其文不足傳而其文之可傳者或不
能傳之使天下見也皖城為七國楚地而樅陽入漢即
為名縣其間高賢耆舊代不乏人且輓近以來名士輩
出凡言行文章致足稱述者前後挽推互相暉映可謂
盛矣乃潘子木厓復慨然念宋元以降自武樂洪宣下
逮今日有其人其文久傳人間而風雨兵革侵蝕流散
漸至泯蔑而不可考者將先輯其詩為集因博採國誌

旁蒐家乘凡夫故老之遺聞閭閻之狎識務必祛其可疑而徵其可信不汎不偏以該以審命之曰龍眠風雅且不以予為不文屬為叙次予思江左言詩首推雲間而雲間又首推陳氏當夫黃門崛起與海內爭雄一灑啓禎之末駟獮餘習而其時齊驅而偶馳者龍眠也故雲龍之名彼此並峙當時習故者其于江介諸先正歷歷稱舉皆有倫有等可備譜牒然而黨同伐異肆口雌黃蓋門戶習氣則若有詳于彼而略于此者此生其後

者所由輯遺詩而憤然興也夫里門必式梓桑必敬此
在鄉之人固然矧文章大事宜辯方域昔有見羊酪而
誇蓴羹觀水嬉而歌河女者其私其所處而矜其所祕
即偶然給捷世且誇之為盛事況乎南音之當操而土
風之可播與木厓著書等身其所為詩久為海內所誦
揚然猶兢兢乎不忘先烈而具為搜討今之所為後即
後之所為先也予生為越人僻處海隅邑之文獻固無
能與寓內頡頏然嘗考遺載亦有鄉先生詩共若干卷

自有明迄今判為二集既鏤版行遠近而數百年間眇
無一存即故家收藏兼本副錄亦罕有見者大抵世近
則相形者多忌嫉而代遠則因循忽畧易致軼落予往
欲輯之而難之也賦吳都者矜灌注之能揚藪園之廣
荒陬詭譎旁魄而算自以為竭智計詞說有裨吾土而
忽有人焉控引逢淳襲歷塊圯聚鮫鯢而集馱蔓舉他
人之所憑虛而談睟容而誥者而皆有以著其實則夫
按綠竹之詩以求衛產誦板屋之章以驗秦風而猶謂

未足攄懷舊之念發思古之情不可已

大山稿序

予與滬上二朱子游未嘗僅以文章也顧伯氏周望少時用制文冠毛詩北闈其文久為遠近所稱而季子大山復以娛清樓詩傳之人間然則其文章且若是矣大山之言曰予欲樂府如叅軍五字詩如陳思仲宣律體高藻如考功工部一輩而久不可得故為詩不愜心輒置去其不得置者獨其游西江前後諸詩已耳予薄游

滄上主周望家因得竊讀大山所存稿嘆大山前所自期具有之其樂府且足當古三調詞五字詩追建安以前律體有微近隨州與嘉州者第其稿所存止十之三而予復汰去其半似乎過約然予見舊時鄉先達名士襲隆萬間遺習裒然卷帙自許博大即彼此互贈必曰著等身書而身歿而書不傳雖藏書家偶用備數或予姓善守護其板使不斷爛已矣其于存毀之數固未可知者朱氏自九世前後其所傳集凡十有四今鏤板

尚存故志書稱鄉先達名士有文集者莫盛于雲間朱氏而要其所傳者僅如靜庵公麒麟頌邦憲公江南感事詩數冊而止則夫後之繼先達而傳文者顧在多與

柯亭詞序

嚮與蒼崖作集字詩平陂單複頃刻裁押予早知其能填詞及其游大梁作大梁竹枝若干首愿雅而雋狎得填詞家遺法竹枝者填詞中一體也蓋蒼崖才多其于學無所不窺然且未嘗習為之略涉即得故其為詞固

未嘗知其為詞而其詞工焉况履甲得乙予已早見其能工者哉特詞為詞語使必效隋唐餘習刻意組就將以別于元慶之庸便嘉隆之佻滑而其失也雖而不利詞為詞氣必欲蓄志以蘊氣使氣不橫洩比之詩歌庶幾免于蘇黃之寡劣辛蔣之頑誕然其失也宛而不舒蒼崖甫涉筆而二弊免焉蓋詞如衣然稱身而裁不減不浮而後越布單衣皆得目之為佳士氣如莞然依聲高下而不伉不墜然後街談巷諺亦且播之為雅音而

無所或二柯亭之詞不如是乎中郎見竹而知其材予
見其為他詩而知其為詞雅有同量若夫學仕者之亦
為詞古有以君子而為詞者晦翁也晦翁且為詞而况
其他也有以大人而為詞者希文也希文且為詞而况
其他也有以命世之才而為詞者蘄王與鄂王也蘄王
與鄂王且為詞而况其他也

王西園偶言集序

往者雲間與東鄉論文援大易修辭之旨自六經諸子

下及漢魏晉宋齊梁諸為文者各示體要與以正的東鄉不能難而雲間之說遂行天下既則吳中耆舊自相操戈弟推廬陵為鼻祖而濂溪震川諸先輩宗分派接以次初祔一時制舉家便之即使能為漢魏猶不足與今之制舉家爭衡百一况六季乎雖然亦唯六季為非是焉耳浸假庾徐沈鮑仍行人間則廬陵南豐未必不望而却足曾是區區者而敢與之絮寡多較細大哉然則今之不為六季者非為之者少而為之而能者之少

也予與西園王子游嘆其所為詩詞工麗絕俗以為雲
間遺響庶幾未墜近讀其為文駢情儷句具極高勝猶
且輓轡盤辟能使新裁別杼往往搖捩乎其間自非挾
天之才為之摘詞又安見連珠繁露縈迴錯互有如是
者是得母所稱庾徐沈鮑者非與自初唐諸子工于詩
律雖文仍偶體而格調全卑今則名為四六究其堆垛
實表判爛段已耳夫以制舉表判而名為六季宜六季
之不振也夫史遷班固不廢俳詞昌黎柳州多有絮字

今母論包犧一畫必藉偶成鍾呂間生娶妃而得試觀
天地之間日月寒炎動靜往復凡夫花葉之駢生鳥禽
之嬾翼以逮人事周旋冠綏扉屨又何一非奇偶之環
為體者而西園以文筆之巧奪造物之能敏心慧指纂
組成勢雖使嫫女縈絲天孫製錦猶不能擅其文而易
其藻與彩也人即欲誇八家而抑六季而必謂絲麻之
不如管蒯珠玉之不如砂磴夫亦孰得而昧之

募建天衣乾公骨塔疏序

向避人天衣乾公引予至大悲閣前鳴鐘轆燭命予飯
法予約以年歲而未償也既則送乾公住靈隱又既則
送乾公住揚之天寧時兵戈滿前植錫于西陵之路傍
從容告别不謂別一年而乾公死死而歸其骨于天衣
者又一年矣當公未死時嘗相天衣前大塢名茶園者
指而曰吾茶毗後當龕骨于是而龕久未建法嗣寄庵
為行脚告募屬予叙事孔子有云朝聞道夕死可矣
夫聞道早暮初亦何與于死生而至謂可死夫亦慮年

歲之不姑待以幸有是也今乾公聞道久而可以死
死而可以樹塔于茶園而不之愧獨予以瀕死之人歸
投于公初謂從此力學可旦暮計耳曾幾何時而公住
靈隱又住天寧即又死而仍歸之天衣而予猶然以茫
茫之身為公叙事嗟乎人之生死可待哉公為天童之
第四世益三峰之孫而靈隱之子也靈隱嘗曰自五宗
淪後必如公者始能繼三峰之學丁巳秋月將有事建
塔爰叙募簿且告世之能助者

錢唐吳清來詩序

予讀翦霞詞如嫩簧乍調生絲繫桐金牕兒女子為怱
悅家人語言而鸞雛未翔噦噦于銅屏之隙意其人必
韶年而雋于言情者也則又慮其人或才高意闊興會
英上睨于窈窕而曠于交游況乎以留離之子當之翠
尾之曳而赤霄之阻其不足副其婉孌之思也明甚乃
吾未嘗見其人也讀其詞兼讀其所寓書抑抑乎藹乎
若可親者又既而讀其詩且讀其和予之詩則然後知

其愛予之深交予之摯也古不有誦讀而相思者乎予
讀翦霞詞而思清來清來讀予詩而思予其彼此神契
亦又何異顧予久失志其詩本不欲傳于人間而疇昔
在淮有王孫晉者能迴筆倣予作雜體詩而近則始寧
徐媛好予長句遂展轉摩似世所傳徐氏昭華詩者則
師予作也予方戒予言而人不以予言為不祥則緘祕
之餘尚當恍懣一吐出胸中之蘊況清來高才其為詩
詞又予之所遜為未逮者乎今清來詩超越凡近雖直

抒所見不假容飾而意態橫溢駸駸乎有神駒拓落之
致其和予詩不下十百餘首顧皆非原詩所得髣髴惜
予逮老不能與之相唱和揚風扞雅以成其所謂誦讀
而相思者也而第以垂髫之年傳言情之句則進此以
往其為情深而文明者益復何限吾未見情深而忽然
于君父之際者也而況乎忘年交友愛好必篤讀翦霞
之詞而猶恐于赤霄往來有相疑而無相契者也曷不
取其所為詩而誦之

丁少君四十壽序

禮尚記年自三十伊始推至期頤每十年而更名顧獨
不及閨閣豈非以閨閣無稱君子之稱即其稱與我友
任君待庵以初仕為上海令會夫人丁少君年躋四十
當君子強仕之歲夫以君子試仕方在強毅而夫人以
行年副之亦可慶矣乃在庭賢嗣累累稱觴就列屬予
一言為嶠酒勸予因思夫人少席門閥其尊人樞曹君
名滿天下雖不竟厥用然意氣亢逸務為豪上況夫人

尤所愛也珠襪繡祿嬌處阿閤年時姻戚走車轂如流水而待庵以名家子當破產從戎之後長卿壁立慮難為歡乃夫人處之泰然復能拮据中閨仰事俯接周旋于妯娌先後之間可不謂賢乎且夫貴盛難久處也一人加齒望者在戶夫人自初歸以迄今日其間歷境變易如鮑宣就辟秦嘉上計在族里中外得失懸殊自不無愉戚相形之感在待庵閱久彌盛者而夫人一意謙抑平平居之者數十年即今劇邑之治與有佐理而夫

人不以是自矜向非淑慎作德婉婉成性則葛覃儉勤采蘋知禮吾未見其能兼也夫閨中之年修短難計今無論夫人靜好宜享長久而即以記年推之自三十伊始晨昏筭總猶在子舍耳曾幾何時而趨庭衆多歲月易邁一若當年之誦休洗紅者然則自強仕服官以逮傳政其將由君子而進年者可勝計與予與待庵束髮定交爭欲以藝文雄長天下而為龍為蛇相逢官舍則夫回鹿門之筆為輞川中外揚徽誦懿雖欲過加以諛

詞而不敢也

張二先生八十序

夫人之躋大年者綦少而或有其年而不能享受即致身通顯席履封厚猶然刺促旦暮竭心腎餘力急公營私求其優游自怡衍于日用之間不可得況下此者而欲其遭逢泰然終其身譽處難矣故詩曰既多受祉蓋言受之之未易也予少入黌序即知張二先生以齒長于庠凡後學始進者急從之習矩武稱為祭尊而予

以舊戚黃小敘行輩倍親且敬今予亦老大而先生之
予亦復以學行見重黌序人之見先生之子者一如昔
之見先生而先生以今年仲春為八十懸弧姻戚中外
各捧卮列幃為先生壽考邑之張氏凡有數族皆能以
門閥甲第啓大于時而先生之先自曲江來遷歷安成
而新淦而永興代有達人先生由儒術起少習孔氏抑
唔相嬾數世矣乃先生性朴略洞無邊幅坦坦以遇物
自少逮老喜節嗇自將不事文繪雕飾裘馬盤匱嘗擲

杖行市中禹步嶽立挺挺然迄于今八十矣猶聰聰明
視善起居躡鑠有如少年故吾謂先生之壽厥有數端
夫壽曰全真以其無可飾也而先生以任真之性葆其
天良壽一老子曰事天治人莫如嗇嗇則早服嗇則重
積德今先生以節嗇自將是閔之者固而無所于耗也
壽二丹經指太和為一元之氣先生之與物無忤和也
而以得于元壽三且夫壽也者常久之道也故詩曰日
升月恒言有永也而先生自少逮老常久不渝壽四人

亦有言松栢之姿經霜彌茂世有如先生之體彊而質
堅而謂非松栢之爾承者乎壽五弟人之為壽茹荼習
蓼未必皆適意之歲而先生進退無害翱翔于里門者
八十年市甘而披溫其在庭賢嗣又能以孝饗洗腆穿
園池灌花為娛老計其享受也如此夫治世之民多和
樂亂世之民多愁苦夫人而知之矣先生生神廟太平
之日衢巷清晏城廂不夜闔父老垂白目不見介馬馳
驚而後驟當流賊之變海內騷然前明餘燼又稱兵

逆命距錢塘十里兵如蝟毛鄉人之化離于戰鬪者不可勝數其在令承平漸啓龍耕戶織然猶有甌閩烽火之未盡靖者先生卒能全其年以處之如一不可謂非所遭之有幸也夫生年七十謂之古稀八十則益稀矣乃以稀有之年當難全之遇而從此益進則其享大年而受多祉者又豈僅八十已哉

葉氏分書詩韻序

葉氏分書詩韻者慈谿葉天樂以八分書而書近世所

習用之詩韻也昔者葉此君先生擅八分凡郡縣碑砥
榜閭屏几與夫鎔金琢玉范土摩寵雕梨剡棗之事皆
請先生為之書今天樂以先生嗣人既能讀其所遺書
然且紹為書法謀集字之專見不複襲者千文而外莫
如詩韻因書詩韻五卷計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八字大
書其韻而註以小楷間有字形互異者則又小書一字
于註字之左且偶芟今韻之不可用而增正韻之可用
者名曰分書詩韻信乎偃波之神觀也夫王氏父子以

書並稱即唐時大小歐陽亦嘗以字學相禪謂之善繼
天樂于先人所遺即一節之美不忘紹述則凡奕世以
來其文章名節有重需繼體之追蹤者衣聞蠻接亦復
何限獨是書法與詩韻相表裏書即字形韻即字聲也
字形至近代而一變明明楷隸悉律以篆籀之法戈波
損益必准說文而天樂以篆隸之間行之使知篆隸分
體不得雜出况乎韻學之衰自周沈創譜渺焉遼絕即
隋唐詩韻所稱切韻唐韻諸書亦概不可見而祇以宋

人所限禮部試韻傳之至今且即宋禮部韻亦并非咸平景祐所定韻本而僅僅得之南渡以後壬子刊併之殘本而公然行之三四百年而莫之能辨天樂之書此其亦有考古之心乎天樂曰吾姑書此為濫觴他日能重訂其書加以論辨吾尚當更書一本以示有進蓋字形字聲所宜參互而推求者未有盡也若夫書勢之妙則蛟龍蟠拏鸞驚鵲時星之羅而雲之布舉凡先生之遺法彷彿無餘力謂歐陽險勁定非藐孤所能及也其誰

信之

西河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

序

三十

彭海翼蕭閒堂集序

古今文不相襲非謂其去書而學劍也能為楚詞者不必
仍九思七諫諸名也然當其作歌郢中則吳歎會吟不得
而亂之矣即善為楚舞者未嘗蹈陽阿轉激楚也然而

子為我楚舞則巾櫛鞞鞞不得而易其技矣今之為文者不然不能為白雪曰白雪不足學吾學折楊焉不能為書曰書不足學吾學劍焉亦坐見其不足而已予少時讀南陽彭先生詩嘆先生七字四韻能手闢六幕蹈萬類一如拔華于青天而漂河于滄海者其意象羅絡星辰之麗空而聲震氣達雖播之橐籥而有未盡者此謂古有其人則古亦安有然不可謂非古人之詩也今其詩不可再矣先生之後人有能為先生詩者予遇之京師會京師當朝元之際明堂辟雖車書輻輳

賁鼓大鏞考其左僣侏尨離舞其右予方賦元會往欲
擬似其象而必不可得而先生後人其為詩輒能似之
讀蕭閒堂集一何神之雄而氣之博也其在先生詩或
不必有而在古人即不必不有南陽多傑士初不盡以
文章顯然而文章其尤傑也當先生建節南服開府於
暎柯夜郎之間曾遇賊靖州乘夜上馬殺賊暨歸而斗
柄入地飲酒袒膊以為快然而徘徊戎馬出入苴蘭葉
榆者且二十年而封爵未加勒銘有待嘗形之詩歌以

當浩歎今先生之子年逾三十車前無八駟閒房無炫服千人父為九州伯子且不得為五湖長也然且含英咀華未嘗以拊髀心棘厭薄毛錐子為不足為而謳吟發越其在父若子各能以其詩自立于古人之間若此世之望古勿及而甘心于輓近何矣

范熊巖雜集總序

宋張芸叟自署所著書曰畫墁之篇而李泰伯題其集名常語以彼其人既已優游撰述可以自見亦何庸過

為是纖微猥渫之目徒取相下曰志有在而非所侈也
方范子熊巖之未仕也捫然以文章自命亦既登著作
之壇日以汙陶集天下豪俊似舍文若友無事事者暨
乎著仕江右即以節推入南康軍佐惠文糾察赫然稱
能既又以信州司馬多植名蹟乃歸田未幾歷記其生
平友朋政事之樂及出處進退襮積成說曰譔述曰事
記曰枕語抑何辭之高而名之下與當予與熊巖游時
熊巖方盛年意氣忼慨東南為高會者擬金伐鼓捧敦

盤來前千里百里必以熊巖為祭尊熊巖雖挾所為文
為之請召然取以會友而非以自銜其所論列吾嘗樂
得而次第之乃予以避人之四方雖三過西江然終未
能造南康詣餘汗諸治以觀其所為政與事者其政與
事吾不得而知也然吾聞鄱陽上下往往稱熊巖神于
讞獄諸妄出入不能干以私即讞獄外尚有平漕履畝
升賢講學諸績藉藉人口此其為政亦安有大小之不
可紀者今熊巖春秋高結廬柳下猶且感念生平回憶

故舊慨然于死生去就之間取當年遺事可與政事友
朋相間發者每述之而念其志之歟也夫官制之不同
久矣考之節推之制古無其官而自宋以後則歷明迄
今皆為要職故蔡忠惠送劉總之甌江即有曰司理之
權重于太守而至如郡贊則自昔輕之故白傳記江州
廳壁且有等司馬之職于部從事者今則不然節推之
重既已汰去而司馬轉二千石于徑為迅熊巖除節推
于未汰之前轉司馬于將遷之際居津梯要適逢其盛

然猶毅然拂衣斤斤以執板為恥而棄如敝屣如是如是而欲其自侈焉非其志也故曰其言之不多而命為譖歟也政也而曰事又歟也據諸生平之遺軼而南榴之咨亦又歟也不然世豈無皇甫乃不以予為不文而顧使予合其書而重為之序非歟而何

公餞益都夫子于萬柳堂賦別倡和詩序

王制曰大夫七十而致仕故韋賢為漢丞相七十還政而宋趙魏公以七十告老世稱其賢益都先生當七十

時已三上書請致仕會閩粵初定

聖天子方召天下文學之士試之

殿前一時文教武備重煩揆畫

天子親遣滿大臣就家慰留而予亦得于先生既留之
頃投板一再見當是時城東有萬柳堂者本先生別業
嘗倖從賓客後厠游其中因得于讌飲之次攀柳枝而
為之賦之迄于今又四年矣先生引年書七上

天子賜馳驛遣行人送至家親御瀛臺賦五字詩與先

生告別乃賚金章一鏤以適志東山四字命中人扶先生游

西苑隨諸秩閣有榼每坐定引三爵復行游畢中人扶之出一時朝士及三市九陌觀者咸嘖嘖謂隆古未有則考之長孺之賜宅趙魏公之賜璽書皆不逮此嘗與朝士及門者志其私感謀所以留先生曰今之留先生孰如

朝廷然而

朝廷不能留也無已則謀所以送先生者然而今之送先生亦孰如

朝廷夫

朝廷之所以送先生者已如是其無以加也因思舊時執政謝事即垂老杜門亦必在都下闢宅構別業以游居其中未嘗還里閤先生以故鄉為歸已構一園于薰冶之上今京師之所為萬柳堂則前時請沐地也雖先生曠懷過而不存原以公諸同游如予向時賦中所云

顧召與去相人有指其所樹棠以為感者裴令居午橋
庄洛使每問其松雲嶺樹成長何若今

皇上賜詩首以平泉綠野為念

御賜詩中有海字銷兵
日賢臣樂致年草堂開

綠野別墅
廠平泉

而先生別萬柳堂詩摩娑攀援重感搖落夫

草木之微根莖之細未免有情亦遂有流連故舊徘徊
眷戀而不能驟去諸懷況乎百歲樹人今茲門下皆先
生之所栽而植之灌而溉之者也因倣在昔都門供帳
集朝士之及門者于萬柳堂請先生上坐歌舞進酒以

為茲堂別而繫之以詩先生唱四韻二首及門和成之
蕭山門人某謹再拜為之序時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五
日

志壑堂集序

漢唐無理學之文惟韓愈有之所傳諫迎佛骨表原道
諍臣論皆是也夫愈生平以文章自豪其居官也所至
無大功然且立言與立德交歸之則文之所繫重矣往
讀淄川唐先生疏其責諫官者較切于愈之責諍臣而

當時以內院史官敕修雜乘如所稱真武化書及姑藏
索盧占刺小記未嘗與佛骨之迎同年相稽乃期不奉
詔必折以三兆十易古先聖王修身治天下之道何其
正也及予從益都夫子游竊讀其志壑堂集嘆先生儒
術醇粹幡然一破諸俗學之陋則比之愈之原道竊謂
過之自聖教不作宋人以理道自尊日出其意見毀一
切古冊所傳梁孟之易申韋之詩以及小大戴杜黃李
賈諸禮而斷以臆說甚有謂孝經不經爾雅不雅春秋

非孔氏之書尚書為後儒所篡大學殘舛國風淫失一
逞諸宋人作文習氣如所云趙穿不弑君李陵無報書
者而世之不學者附之保殘守闕侮嫚前言在當時以
讀書譚理博稽好古謬稱格物致知之徒而其既反便
于弇鄙以自文者迄于今嚶嚶咕嗶諸儒其據今茲而
訛古昔往往也初不過私所便安僅徂其故常而艱于
一創而竟至以封脊之駝為腫背之馬而恬然不知為
怪故以宋人之文而言學學必不精以宋人之學而言

文文必不稱何則以其有類于今之為經生者也昔先生嘗至越矣見戡山之學而論其得失其于本體功用燎然有得惜予以避人故徘徊他方不能親承之而見其所為學也乃予入館中忝居後進間取其所著而以步以趨憬然念今人中亦遂有言德兼至如先生者則又私自喜同館後先與有光映方思所以推挽之而先生慨然授以全集合已刻未刻詩詞雜文而彙為大通皓皓軒軒凡理道之言經方之學治吾身以治斯世者

無不備之于其書斯誠先達之表式後學所罕覲也昌黎而後其諫迎佛者猶有新建先生之學本與新建相表裏而其文則合昌黎新建而均有之所不足者其功耳新建以抗疏大節幾死荒服所賴當事引汲卒能于坎壈之餘隱忍焉以成功名先生志在丘壑而心存民物乃羈遲有年卒未聞有束緼之請過而問之者豈其時為之乎宋前無理學即以昌黎當之而有餘宋後多理學即以文成恢大之而猶慮其難盡必如經生家言

新建學術微近二氏則其疏具在吾未聞韓愈諫迎佛而猶視為佛書也

孝經廣訓序

孝經者十三經之一也相傳夫子作春秋之後即著孝經故何休述夫子語有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其後焚書律興秦人顏芝者藏之衣間暨漢始獻之於是立學置博士歷晉梁唐宋不替而宋相安石忽疑之而廢其學者已數百年也夫聖作賢述何所致疑明王孝

治千古不沫獨是經文具在傳註未一先是顏本初出
謂之今文而孔壁之出于後者翻謂之古文合古今二
文而參差見焉雖今文宗鄭註古文宗孔註然或疑鄭
註與康成不類孔註非安國舊本即唐時在廷互相質
難而究莫可定其他自后蒼翼奉後為註者七十餘家
或傳或蔑踏駁煩歲甚至作神經錯緯圖義傳贊正義
衍義諸書紜紜雜出而愈求愈遠甚矣訓故之難為也
北平雷徵君力學人也其立身有原本而又博于文所

著填羸溢篋未經示世司馬金公幼師之將出其所著書為之表厲而金公孝者也因先取孝經廣訓一書訂正鋟板予嘗考其例大約分章解節不襲古文而又非今文一十八章之舊且盡鏟唐時所增篇題凡夫析經分傳移易顛倒一準朱子所更定者又附以雜述暨羅氏近溪所著宗旨導揚未盡抑何註之詳據之約耶姜子武孫每言金公純孝雖顯貴不廢孺慕幼時入子舍效萬石氏親潔廁踰嘗遺篤疾竊籲天剔臂和饌徼延

瞬息雖其事頗祕不欲示人然即以是而推母論其所致揚名顯親躬秉要道既能以愛敬佐

聖天子孝治天下立君親之義而即此見其書而不忍舍去思以揚義類而廣論說一如孩幼之承歡而展色笑者恐亦今咕嚕家所難到也若夫諸家異同必求一是則是則

聖天子親事兩宮上述祖德覃恩孝治將必有立學定經義者而又何異同之與有

周亦韓愛蓮堂詩序

良金之在冶也未嘗自言曰吾為器吾為幣也其為器為幣也又不必先試之曰若者為龍鉤若者則褭蹏也然而世之為利兵為國泉者交資之故馬必教馳而後千里則駕下矣鳳必先引翼而始備六德則雞雌矣予方為周子愚亭叙其詩嘆其負良材不局于學所謂名幹無軼支者而不踰時而周子亦韓即又以愛蓮堂詩屬予為叙夫亦韓以舉文鳴海內少負鉛槧提抱入選

場見者却步出遇文轍輓其車而先年未越予奇即以
覃恩拔士薦公車門下周氏雖多才中郎阿大吾必以
亦韓為之冠乃其所為詩亦復琳瑯馳驟上之窺文經
理緯之能下亦不失為宮商遞宣廣謚咸通之概是何
雞斯之乘不名一家莊山之金隨所流寫有如是也詩
不必備體試地以轂車工有餘工然而其製全矣御史
大夫者亦韓伯氏行也掌蘭臺詞翰為予前游其進所
未逮而勉之于成固自有在獨自

聖天子文華首出開闢景運為星雲繆爛之觀天下之
應運而興者不止一二而以亦韓之才而廁于其間其
為對揚而進者豈獨詩已

高仲友進士新房稿序

康熙乙丑予以領房官分試南省得張編修卷為本房
之冠越三年編修亦即以戊辰分南省試其首所得士
則仲友也仲友負且年少念在堂已垂白不俟放榜遽
歸覲不知座主為何如人故事後唐馬相于清泰二年

為南省主文官纔放榜後即引諸生詣座主宅時座主
裴皞示詩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遂相傳以引見
為盛事仲友既南還而予亦病假未解乃忽挾刺從若
下來執禮甚瘁詢之則以知舉之水木遠溯所由予晉
接間乃嘆其惇本為不可及也人為親所生而進身伊
始即為君成之所階故生之成之兩者交重然而截裾
而出者不必即嚙指而返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其不
能推陳平之封者也爾乃庭闈戀戀不計得失即春官

金瓶梅詞話卷三十六
門下未嘗為舉主修謁而一聞所自即不問崇庠不較
出處過田間而講淵源之好是非惇本者而有是乎今
仲友以前進之英將與後來期集者入而膺

臨軒之對其文章華國應自有在乃復以臨場舊藝未
盡其蘊重輯三年所為文以代為詞業夫世固未有有
本之學而春華秋實不並著者况其掉鞅于藝術之場
而房文閣卷久熟人口江河動而風雲生筆札所及渢
渢如也從來達視所舉而是科舉主皆一代鉅公致

聖天子以李杜文章目之

戊辰主考 上賜
以光焰萬丈四字

曩時所謂

嘉祐進士與至和以前端有異者

皇上秉如神之鑒親預衡尺而一時公卿大夫皆能以
高眡餘資爭為獻納將見景星甫出而有目者並睹之
然則文章之知己僅張編修哉

杭州太守魏使君生日序

益都相公每入館亟稱給事閣下溧陽魏君今之正人
獨立無所依于時舍取不苟能儉于飾身而優于事親

然而臨事健決嚴重無所貫一如古之所稱三語箴者
時榜

今皇帝御書清慎勤三語于堂公指而告之嗣是憶公
語嘗坐東朝房辨明宮鴉噪于門見有趨左闕端步而
入不踰分刻者必君也各悚而起立俟君入闕盡始就
坐當是時有願識君者于大會日使之認曰得之矣曰
何哉曰鵠立建禮門衣薄不鮮自視若卑下非耶迄于
今十年餘矣予歸甫四年而君先一年改登州司馬登

州遠其政蹟在人雖藉藉不得而知也顧登人猶能言
使君清德捲握之物不以汙其家每賦詩踞望海臺慨
然具澄清天下之志相海運訪膠萊故道市舶至者不
以擾濁吏歛手夫生貴有用內之作宰相判官知軍國
重事外之左右諸大郡使得于監理之餘叅畫庶務古
所稱忠正直亮可入掌書命出為郡股肱庶幾無愧乃
一旦進膺

帝簡為浙藩首府外臺千里專于所寄予嘗與友約謂

當事峻潔不宜諛以詞即使君亦非能愛人諛者乃閭閻以使君生日遠近稱觴者屬予書幃為先生壽予思天生使君為此邦長其生也不可不知人詘指使君之歲第願其久居此邦其生年多寡亦不可不悉顧使君受任無幾時而即以目前所見者思其將來則實有捧觴言之不能盡者夫使君以折轅之車單轡到郡遽與民更始推心置腹和易不謾物物亦不得而謾之顧府隸行省多上官易以承伺為宣布而使君不激不阿遇

事當將順每不憚接若流水而苟其不可則再三封拒
不以媿妮誤公事雖都會多豪猾胥隸相因緣為奸而
發伏破匿嚴而不殘即民有冤抑者寅受而卯聽案無
稽詞然未嘗以矜喜之心流于察察而會城五達闢
基列凡駟僧之互為市者悉斟酌損益令滿願去至于
遇士大夫之有禮又無論也間嘗僦隘巷販傭踞門門
壞方仰饒而使君手闢隣牖越竇而訪之一時觀者如
堵牆嘖嘖稱使君賢能下士而平交書疏以儉無記室

必手自裁復至有對簿時據案寫駢體啓事以授使去者然則使君甫下車而其為治事已然也然則予之為此言非諛也然則以使君之年行使君之事年無已治事亦無已浸假予病痊復入史館當為使君紀成事以付之籍氏然則予之壽使君請從此始矣

汝南曹氏世賢錄序

汝南曹淮湄先生為儀曹郎時曾以其贈公在崇禎之末率民徒拒寇而死于城下既已上之臺而未旌也其

後先生以居太君喪哭泣而死于先生之子郡司馬君以贈公之忠先生之孝合請而旌之且為輯贈公與先生遺事攬撫撰述兼附諸所為題旌者勒成一書曰世賢錄嗟乎曹氏真可謂世賢矣昔漢張堪謂忠者禮義之所宗而呂氏春秋又以為生人務本莫逾于孝蓋執一善而凡所為善蔑勿備焉則是希賢者亦惟於忠孝是視焉耳况乎父子相嬪作之承之於以布朝廷而風閭里近古以來未數見也夫標大節於當時者大人之

行揚令聞于無窮者後來之事贈公以忠倡後人而後人以孝承之乃先生之子即又將以後人之孝傳前人之孝則是世賢之錄方將傳之世世而未有已也顧子則更有進者聞之家居者用孝掩忠而贈公以忠傳立朝者用忠掩孝而儀曹君反得以孝傳則是尋常所居凡恒理之所難致而惟懼其相掩者而贈公與先生則皆有以致之而皆不能掩況其可致而不必掩者當何如也故曰賢也若夫先生之子則正所謂象賢者詩曰

世德作求夫其作求者匪一世矣

李勺亭摹印譜序

古作書以板以竹以刀以筆刀者剗筆者漆也今則易板竹而為楮為縠為繭為簾為幣而刀與漆不用焉于是以刀者皆施之刻符摹印諸作與世之所為墨書者絕異蓋墨書隸書也即楷書也而能為墨書者或間出摹印以為戲勺亭先生能為詩為文為墨書而出其賸事偶為摹印至于今其不為此狡獪伎倆久矣乃搜諸

篋筭復有染以朱而印之紙者古才人皆有藝藝之最
下當莫如鍛與蠟屐而亦嘗為之他何慮焉所慮者摹
印另有體篆與隸與摹印各具一體為八書之一而今
以篆體為之動稱說文吾所不解也摹印各有質或金
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骼各具形撫則各有其
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
也

西河集卷三十六